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奉天錄 第四卷

上初拔奉天，而車駕至宜壽縣北，渭水之陽，謂侍臣曰：「朕之此行，莫同永嘉之勢。」因潸然流涕。時工部尚書渾公聿響而對曰：「《易》稱：『先號咷而後笑。』素王之至言。肅宗幸靈武，代宗幸陝郡，尼父遭匡人之難，弦歌不輟其聲。故曰：『臨大難無憂懼者，聖人之勇也。』」言訖濟河，六師巡狩，駕次駱谷。青山有八十四頭盤，直上千仞，山勢峇嶮。攀蘿登陟。見蓬萊之遠岫；遙望五峰，似一拳之培塿。山頂無草木，直下望煙霞。時聞春鶯關關，往往山鳥叫嘯。日暎，萬乘思食，前路尚遙，躊躇之間，忽有一逕，不容乘騎，人可才通。循此而行，過數百步，忽見僧房嚴肅，廊宇清閒，石砌散花，金鋪曜日。彩素丹牖，樓殿遍谿；寶鐸喧空，和鈴雜吹。地逾高勝，境界難思；池沼澄虛，下含煙霧。異果呈實，殊香滿空；千葉蓮開，萬年花發。芬芳菡萏，相映林泉。又見老僧，年逾八十，貌古神秀，氣清體閒。先馳稽首，謂老僧曰：「皇帝巡狩，路阻崎嶇，谿谷萬重，杉松拂漢。修途尚賒，日暎須食。帝將憩駕，御膳如何？」老僧曰：「聖人行幸，回駕在近。左右扈從，其數幾何？」先驅曰：「若在路從駕，其數莫量。今在左右，才有千數。」老僧曰：「千數之膳，何足介意。」先驅見山中人物既少，慮難修辦。老僧心知，謂先驅曰：「昔左慈，術士也，尚卮酒片脯，犒勞三軍醉飽。況香積之飯，戒定慧之薰修，百萬人天，尚猶不盡，況乎一千人數，何足多矣！」於是飯瑩殊光，羹鮮玉液，明逾麗雪，香奪芳蘭。扈從千人，無不飽足。聖人憩駕，歡情見容。心思聖言，「載忻載躍。」食此飯者，身安體輕，皮光色潤。知是聖人無作，作則感動天地靈祇。百應（缺字）是亡機，自然而至也。老僧曰：「山中小徑，路僻人稀；山頂孤峰，惟聞猿嘯。清風明月，空伴經行之時；流水行雲，豈知坐禪之劫。」聖上回駕，循路南征，俄忽之間，回首返顧。但見空山萬仞，石壁千尋，草木不生，罕逢人跡。皇帝倍生驚異焉。遂向山稽首而言曰：「朕知諸佛聖化也，國祚之所恃，蒼生之所仰。願朕早克京師，天下通流，必無留難。」言訖，循此數百步，南望漢江；仲春草青，俯臨細水。目送歸鳥，心懷漢宮。皇帝潸然不覺揮涕，百官扈從強笑含哭。從此南行，不過三五里，即入崆峒之谷，直下萬尋。風水瀟瀟，似鳴琴之逸韻；雲蘿蓊鬱，狀仙洞之幽棲。石壁紅崖，自然錦障；猿聲鶴唳，過客傷心。於時三秦遺老，雪涕而望輿輿，行路咨嗟，相視而思漢德。趙魏之將，返旆而討賊臣；恒冀諸侯，攜手而歸德化。三吳、三楚，稽首而捧綸言；三蜀、三秦，罄節而宣王命。駕次漢中，梁洋節度嚴震，草創朝廷，盡忠社稷，位兼中外，銓敘群材。行在肅然，遠近忻慕。四方貢賦，如百川之奔東海也；南方土庶，如岐陽之輻輳焉。上以偽號未翦，志復中原。盡禮接垂釣之賓，罄感威拔山之將。皇帝曰：「萬方有罪，責在朕躬。今社稷不守，播在山谷，緬思七廟無主，八陵絕饗，莫不痛心疾首。今須擇名將，揀良臣，授鉞專征，誰可任者？」朝廷眾議，以工部尚書渾公可充此役。乃擇日齋戒，設壇場。皇帝先居正位，渾公北面而立。帝親操鉞，授公曰：「上至於天，下至於泉，將軍制之。勿以受命而重死，勿以怯退而喪軀。審候敵情，善觀時變。務在全軍濟眾，順天除害。」公乃卜吉日，備軍儀，鑿凶門而出師。帝自推轂，乃辭而行。是日，軍中不聞天子詔，但聽將軍令。介冑之士，愕然相謂曰：「萬國蒼生之命，懸於將軍矣！」

渾公身披黃金甲，領步騎三萬，從斜谷出師。李楚琳雖與朱泚通好，畏我奇謀，不敢出戰。渾公自渭橋（缺一字）水之陽，引師東上，至武功縣。會泚以步騎四千人，玉帛三千馱，自長安而來，欲往鳳翔、涇原充三軍結好，共拒天命，會公於武亭之川。泚卒素豐金革，先來挑戰。渾公以士馬遠來，未（缺一字）遂，抽軍於武功西陂下營，以挫其銳氣。渾公先與羌軍和好，使其騎誘引之，取路於東原而入。？牘城自將麾下，從西陂而進，合勢蹙之，賊軍大敗，斬獲殆盡，積屍填谷，白渠水咽而不流，驍卒四千一無遺脫。所獲金帛，並充羌軍賞給。禮而退之，公一無所取。然後引軍入奉天城，移牒諸道。渭北、靈鹽、邠寧、涇原、鳳翔等諸道繼至，中原克復，自此而始。《詩》云：「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。召伯有成，王心則寧。」又曰：「剛亦不吐，柔亦不茹。」其渾公之謂矣。

夏五月二十有八日，右僕射李公晟、金商節度尚可孤、同華節度駱元光、神策制將高秉哲、潼關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，自東渭橋至終南山，百有餘里，南北布兵。騎士行列，前後如魚鱗焉。李公從苑東北角壤垣而入，泚不之覺。泚用張光晟為門下平章事，委以心膂。光晟勢窮，因為內應。李公縱騎至於白華殿，泚方知官軍大入，不敢枝梧，策馬而遁。李公搜索宮苑，殄掃群凶，然後使之號令，都人不知，軍令肅如也。

渾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，從中渭橋而入，公與李建徽、韓游瓌、戴休顏、張獻甫等，西至茂陵，東至周市坡，夜半下營，暎明就路，逮乎日出，連騎齊驅。朱旗蔽天，元甲鱗地，咸陽孤城，一鼓而下。

渾公使先鋒游騎東入長安，然後大軍繼至，與李公同梟凶黨。先鋒至三橋，逢李公使者齎牒與渾公。令取北路追泚，渾公卻入咸陽，與諸將計會。諸將皆云：「李公使者言從東面收城，國家金帛寶貝，三軍豐足。而我諸軍，跋涉山川，侍衛輿輿；草創建朝廷，返旆破殘賊。李公下長安，賴我武功之捷。李公不自追賊，移牒此軍，是輕我也！且爭名於朝，爭利於市。見機不取，更欲何為？且李公士馬，不過十五萬。金帛既豐，必有驕伐之色；宮苑采女，悉為僕妾。各自顧金帛，守妻子，誰為戰者？今我此軍，且有朔方、神策、幽隴，宿衛不下二十萬，若卷旗而取之，如餓狼之逐跛兔，鷹隼之擒困雀也，騏驎之逐駑駘也。今若不取，後難圖也。」渾公愕然而謂三軍曰：「將士徒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。昔蘭相如駐軍避廉頗，分路而行，車下之人請歸籍養。相如問其故，對曰：『臣聞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今相府避路廉頗，有不強之色。臣下無依，請歸田里。』相如謂從者曰：『廉頗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？』曰：『不如也。』相如曰：『吾尚不懼秦昭王，豈難於廉頗耶？今諸侯不敢加兵於趙者，為吾與廉頗。若我與廉頗相得失，勢不兩全，諸侯乘危而進軍，趙必危矣。吾是以避路，為趙國社稷，非難於廉頗也。』從者曰：『君子之智，非下臣所知也。』遂再拜受命。廉頗聞之，負荊請罪，為刎頭之交。吾今亦然也，吾有保衛之功，亦神理之不昧。李公抗二凶之勢，亦有莫大之功，今蔡人竊號於梁國，懷光不賓於晉府；聖主巡幸而未返，楚琳伺隙而進軍。懷光得志於蒲晉，希烈侵淫於河洛，齊魏抗兵於封境。即人臣道喪，聖主何安？根本未寧，枝葉何寄？吾是用勤王，志存社稷。上在奉天，功臣將士，優賞至高，足豐其用。公等父母妻子，並在長安。今若與馳逐，則白刃之下，孰辨賢良；黃塵之中，寧分貴賤；崑山縱火，玉石俱焚；霜飛上林，芳蘭同隕。流血積屍之地，寧分父母之容；千軍萬馬之中，孰察妻孥之狀。公等血屬豈不殆哉！今若戮力同心，共成王事，誅斬凶黨，獻捷王朝；子孫榮慶於前，恩光更流於後。豈不休哉！」三軍將士曰：「君子所幸，小人之不幸也。非臣下所知也，敬奉命。」引師西上。朱泚奔西戎，至寧州官屯。從者梟首，送於漢中。渾公擁節與諸將返旆迎駕，而歸於國都也。孔子曰：「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；勇力震代，守之以怯。」《詩》云：「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？」又曰：「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將。」豈不然乎！

李公晟，電掃關中，櫓槍已滅，風行草靡；車軌攸同。凶黨伏誅，枝葉皆盡；逆人之跡，並令剷除。天府神都，咸稱萬歲。李公軍政鄭雲達，時為行軍司馬，收長安為前驅焉。奮銳披堅，拔距摧敵。上知文武絕倫，深謀邁古，屢有詔旨，寵錫殊常。初收京師，充搜獲宮殿、斬決解補皇城留後、灑掃禁衛如此等使，逾三旬焉。車駕歸復京師，尋遷給事中、衛尉卿、兵部侍郎、度支副使。公文武上才，聲名藉甚。執事不平之，令公朝堂謂諸執事曰：「晟有渭橋之捷，並是鄭雲達之功。今天下無為，方欲指陳得失。莫見皇帝還京，有乖雅意。」眾俱茫然，惟稱「不敢」。其見推功之切如此。張彧侍郎，令公子之婿也，見機之士也。請固守渭橋倉，轉輸諸軍，糧儲有繼。秘略元勛，忠誠決命，贊令公義勇。參佐幃幄，大興王師，掃清宮掖，可謂佐略之雄也。王賁侍郎，即令公之宅相也，志大氣雄，酷似其舅。佐渭陽而主定大業，功冠乎時；統師旅而雄勇絕倫，忠義宏代。累受詔旨，誰曰不然，立事立功，是崇台鼎。可謂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矣！軍帥孟日華，膽勇殊倫，謀猷罕匹，以戰必勝，所謂興王以守必全，所謂寧國七擒七縱。深知敵情，負戟前驅，當鋒瓦解。帝嘉其誠節，寵錫殊常，尋拜工部尚書，渥恩屢至，可謂中興之良將也！今公輔天地，正星辰，實此四公之力也。雖古用賢，不啻過也！

令公崇重刑法不貸。時偽門下平章事張光晟，恃內應之功，辭公先往迎駕，擬立功於眾臣之上。李公知其奸詐，乃集三軍而讓之曰：「君子蹈道以全身，小人反是以伺隙。吾聞忠不惡君，智不叛上，勇不逃死。光晟且同謀不終其義，佐漢又非純臣。事迫勢窮，返噬其主。晟方掃除妖孽，洗滌宮闈，四凶碎首於王階，三苗屏除於天外。光晟返覆其君，亂我邦國，將付大戮以戒將來。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乎？」付都虞候賜之極刑。光晟臨死而言曰：「傳語後人：第一莫作，第二莫休。」此乃賊臣之詞，君子曰：「神策秘算，豈昔智而今愚？俱為漢臣，何前忠而後亂？二心事主，豫讓之不為；三思而行，季孫之善志。李公一清宮掖，德比伊、周；再殄凶渠，功超衛、霍。社稷立，宗廟安，命有記言之官。百司不紊。」表奏行在，詔命公自苑囿、畿甸、皇城、諸鎮，各量功補授，其廊廟資格，制於行在。

工部尚書渾公自下咸陽，追捕逆黨，與四鎮節度迎駕於梁洋。大駕還京，威儀輦轂。前後部伍，兼四鎮、六軍，神策、威遠，並渾公為總政，而歸於長安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。」又云：「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。」渾公有焉。

皇帝發自南朝，來歸鳳闕；兩師灑潤，風伯清塵。玉柱金繩，御路星布。金吾、六軍，神策、四鎮，三台、八座，九寺公卿，十二衛將軍，省閣郎署，先驅後殿，旌旗蔽野，雅兵喧空，麗日披雲，綠山被谷。駕次陳倉縣，鳳翔節度李楚琳與九縣官吏、耆老等五千餘人，拜舞於上前。上令中使宣勞官吏耆老等，楚琳一無所問，以其貳於我也。

初，楚琳與張鎰腹心，見泚僭偽，遂賊殺鎰而歸泚。泚授楚琳鳳翔節度。泚攻奉天，楚琳供應，及李懷光救援，軍次涇陽，泚卻守長安，楚琳勢窮，遂進節奉天。帝不悅，命左右焚之，即欲（此缺一字）議。上以天步猶阻，含垢匿瑕，且為容忍，遂發使賜楚琳節，羈縻而取之。後懷光阻兵，帝幸梁洋，楚琳又與泚通耗，帝聞之，深不平。皇帝還京，楚琳從駕至長安，詔授右衛將軍，表請出家。有詔「依請」。遂不得志，愁憤而卒。

上至咸陽縣，李公以金商、同華、神策等軍馬，自丹鳳橋至於便門六十餘里，御路兩旁，前後魚貫；錦繡交錯，朱紫相輝。鐵馬排空，霜戈曜日。工部尚書渾公、嗣郇王寓、京師都防城使侯仲莊、靈鹽節度杜希全、渭北節度李建徽、駙馬都尉郭曖、邠寧節度韓游瓌、羽林軍使令狐建、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餘人，並是柳營上將，麟閣功臣，為前驅焉。

上發自咸陽縣，都人士女，僧道耆老，兆庶迎駕於路。寶幢幡蓋，金爐輦輿，排空塞野。駕至三橋，中書令李公與同華節度駱元光、金商節度尚可孤、潼關節度御史大夫唐朝臣、神策制將高秉哲等，奉迎於乘輿。李公見上，自撲於地號哭，良久氣絕。上亦悲不自勝，詔令左右灑水救之，方得蘇息。文武大臣，莫不掩面雪涕。李公含悲而奏曰：「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，鋒刃交馳，將必清宇宙之沴氣，洗乾坤之瑕垢。然後返旆歸朝，致君堯舜。不期事在蕭牆，禍生不意，涇原作難，朱泚亂常。大駕播遷，宗廟無主。此則國無謀臣，致有期禍。」言訖哽咽，舉身自撲，流血灑地。億兆之眾，莫不潸然。

孟秋月十有八日，皇帝再復神京。百姓衣冠，或號或泣，或喜或躍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如暗夜之遇明燈，狀嬰兒之逢慈母。是知龍蟠虎踞之地，非蚯蚓之所居；麟穴鳳巢之場，豈鶻鷂之所止。慶雲騰而萬方喜，麗日升而六合明。散寶玉以齎功臣，改秦科而用漢法。吳山楚岫，雲霧廓清；碧海滄溟，波瀾肅靜。文無不盡；尉錯無不甄。堯風流而四海和，舜兩行而萬方泰。於是議封賞，禮山川，蒲輪結轍於幽岩，茅土分封於將相。皇帝巡狩，知稼穡之艱難；大駕親征，悉軍旅之勞苦。玉移荊岫，陰德潛通；桂馥幽林，芳香更遠。

於是御正殿，率百僚，降鴻恩於大赦。率土大同，群生遂性。然後聖上坐紫極而問政，考青史以求賢。千官指日以獻誠，萬方重譯而來貢。舊梁汚俗，咸與維新。雷霆息怒，明煦嫗而為心；日月所臨，知聖德之光大。修神農之播植，垂堯舜之衣裳。凡在生人，孰不慶幸。方復責躬，克讓庶績。咸熙協和萬邦，平章百姓。察璇璣而齊七政，調律呂以暢八風。疏山奠川，任土作貢；休征允集，惟德動天。《書》曰：「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。」

時太極殿前紫荊樹，直下數仞，偃蓋盤旋，枝葉蔓延，傍蔭百駟。群凶竊據，磨牙噴毒。物由人感，其樹斃死。皇帝歸復，榮茂如初。則知聖澤滂流，恩沾草木。時金吾將軍論惟明上詩曰：「豺狼暴宮闈，叛徒凌丹墀。花木久不芳，群凶亦自疑。既為皇帝枯，亦為皇帝滋。草木尚多感，報恩須及時。」皇帝披玩久之，龍顏大悅，令中官馬欽淑宣旨勞慰，賜絹一百匹，雜彩二百段，金盤一。信宿，帝謂惟明曰：「朕心即終南之不移，卿志如寒松之不變。不惟吾答卿勤王，別有茅土報卿志義。」尋除渭北觀察，惟明受旨而色不暢。帝知之，謂惟明曰：「卿家有諱，所以授卿此任也。」惟明受詔赴任，續有詔旨謂惟明曰：「卿父成節，但諱『成』，不須諱『節』。尋加渭北節度兼觀察處置等使。中使繼踵，其寵遇如此。」

時洛陽定鼎，肅穆而禁苑生風；西漢秦宮，垂拱而神光滿室。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興，萬姓千官接袂而沾聖化。方且大引時望，廣樹腹心。蘭菊無遺，幽滯必舉；遠安邇肅，俗阜民康；分建諸侯，維城作鎮。渾公殄懷光而鎮河中，李公撫涇原而鎮鳳翔。然後知邦國有難，忠義挺生。則天欲崇武氏，狄公為死諫之臣；韋庶人構禍宮闈，劉幽求定策梟戮。安史繼逆，汾陽王功濟乾坤。建中之孽，功臣掃定妖氛，而清帝室美矣哉！松筠之節，經寒霜而轉秀；英雄之士，對白刃而彌堅。凌風守義，破膽殲腹；不吝平生，志神主辱。故能使凶徒瓦解，不忘戰將之功；丑類殄殲，足表漢皇之德。美矣，善矣，實社稷之臣也。